

# 在福清眺望大海

■徐贵祥

很多地方,有一个名叫东关寨的地方特别令人难忘。那是一座山区家族聚居式古寨,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军事防御堡垒。据说,这座寨子鼎盛时期可以容纳两千多人的宴席。想象两千多人集聚在一个寨子里,该是怎样的盛况?那不仅显示着物资的丰饶,更体现了一种生活态度——群山腹地,白云深处,阳光之下,绿荫丛中,民风淳朴,其乐融融,俨然一个诗意栖居的世外桃源。可是,这样的光景,有多少人能够享受得到呢?又能够持续多久呢?

古寨的西南方,有一株蘑菇云一般硕大的榕树,据说树龄已在五百年以上,生命之根深植于土地,蔓延方圆数里。这棵老树见证了古寨的繁荣与衰落,饱经风霜的树干写满了近代历史的雄阔与苍凉。林则徐生长在海口镇的兜兜村,距离此地不远,那些穿透地表四处探索的根须,于无声处传递着历史的脉动,倾诉着一方水土的传说,滋养着一个少年、一个青年的骨骼和神经。

林则徐的成长当然与这片土地有关,更与弥漫在这片土地上面的历史信息有关。

## 二

在海口镇瑞岩山,拾级而上,一座巨大的石雕出现在眼前,弥勒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心中顿时一热,不管世道怎样艰难,无论生活怎样贫苦,只要有希望,就会有快乐,只要有快乐,就会有希望。弥勒佛石雕裸露的皮肤上已经锈迹斑斑,但这丝毫不影响这尊佛爷笑着人间的气度,他的眼睛里永远洋溢着宽容、欣慰、欢乐、慈祥的笑容。说不清是神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神,但是,人永远需要在心里注入一股希望的、快乐的精气神。

转过身去,我看见了另一道风景在弥勒佛前方,有一块桌面大小的黑色石碑——戚继光抗倭遗迹。我感兴趣的,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为什么独独在这块土地上生长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连续几天,我们走了

军装,但是我以军人的肢体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我的右手食指紧紧贴在额头上,我听到了从我手指上传递出来的内心的庄重的敬仰。是的,我敬仰这个先辈,自从我40年前参军,自从我30年前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他就一直是我心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是这个人,把一支散兵游勇整饬成一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就是这个人,带领装备极其落后、给养十分困难的部队,从东北沿海打到东南沿海;就是这个人,开风气之先,写下了《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颇具现代军事思想的兵书。20年前我创作长篇小说《仰角》,就是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里受到启发,从而明白了“训练”二字的初心——“训”,为思想政治工作;“练”,为体能、技能、智能提高。训为练之魂,练为训之手。可以说,戚继光是古代抵御外侮、把仗打得最扬眉吐气的将军,也是较早觉悟到对部队进行精神培育重要性的将军,还是一个把思想训导和军事练习结合起来的军事理论家。

在福清,同时得到戚继光和林则徐的信息,让我浮想联翩。这两个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戚继光的舞台,正是林则徐的故乡。戚继光生于1528年,比林则徐年长257岁,他们促膝长谈的可能性根本没有,但是,我执拗地认为,林则徐对戚继光并不陌生,那远去的战马嘶鸣,那消失的刀光剑影,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是化成了阳光和雨水,进入到福清的山脉沟壑,潜伏在东关寨的砖墙的缝隙里,渗透到古榕树的枝叶神经里,等待着,等待着又一个铁血男儿出世,等待他来聆听过去的故事,等待他来呼吸几百年前旌旗飞扬的猎猎雄风。

从“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戚继光到林则徐,从福清到虎门,从东南到西北,英雄前行的漫漫长夜,总有璀璨的星星相伴。

## 三

在一个小镇上,我目睹了一对父女展示祖传的手艺,烘制一种名叫“光饼”



## 精短小说

想象,给生活插上翅膀

老王在黄海之滨的那座机场已经待了20多个年头。他的家在四川东部的一个地级城市,那里山清水秀、生活安逸。他常说他的机场在海边,其实离海还有不短的距离,起飞5分钟才能看见海,而且机场坐落在一个山窝窝里,进出都不大方便。

20年前,他的儿子小王出生时,在中学当教师的妻子对他说,为了儿子将来上学方便,我就不随军去你那儿了。老王说,依你。

从那以后,老王每年探一次家,妻子和儿子有时也来机场探亲,但次数不多,路太远,车难坐。

老王第一次见儿子时,儿子已经会走了。老王给他带回了样礼物,小衣服、糖果、小汽车之类,还有一架塑料小飞机。儿子对别的东西不感兴趣,唯独把那架小飞机抓在手里不放。此后,老

王就留了心,每次探亲,都给儿子带回各种各样的小飞机,铝合金的、木制的;电动的、带发条的;战斗机、小客机等。有一年,他还亲手做了一架,用铝锭打磨的,看上去比较粗糙,但他做得很认真,手上都磨出了血泡。这些小飞机他以为儿子玩过就扔掉了,但有一次他发现,一件不少,儿子都好好保存着,放在床头柜里。

有一回,儿子对他说,爸爸,我喜欢战斗机,不喜欢客机。他问,为什么?儿子说,战斗机轻巧、灵活,像小燕子;客机太笨了,呆呆笨笨的,像飞不动的老鸭子。听了这话,老王很高兴,觉得这小子不愧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上三年级那年,夏天放暑假,妈妈带他千里迢迢来机场探亲。有一天,王就留了心,每次探亲,都给儿子带回各种各样的小飞机,铝合金的、木制的;电动的、带发条的;战斗机、小客机等。有一年,他还亲手做了一架,用铝锭打磨的,看上去比较粗糙,但他做得很认真,手上都磨出了血泡。这些小飞机他以为儿子玩过就扔掉了,但有一次他发现,一件不少,儿子都好好保存着,放在床头柜里。

有一回,儿子对他说,爸爸,我喜欢战斗机,不喜欢客机。他问,为什么?儿子说,战斗机轻巧、灵活,像小燕子;客机太笨了,呆呆笨笨的,像飞不动的老鸭子。听了这话,老王很高兴,觉得这小子不愧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上三年级那年,夏天放暑假,妈妈带他千里迢迢来机场探亲。有一天,

王就留了心,每次探亲,都给儿子带回各种各样的小飞机,铝合金的、木制的;电动的、带发条的;战斗机、小客机等。有一年,他还亲手做了一架,用铝锭打磨的,看上去比较粗糙,但他做得很认真,手上都磨出了血泡。这些小飞机他以为儿子玩过就扔掉了,但有一次他发现,一件不少,儿子都好好保存着,放在床头柜里。

有一回,儿子对他说,爸爸,我喜欢战斗机,不喜欢客机。他问,为什么?儿子说,战斗机轻巧、灵活,像小燕子;客机太笨了,呆呆笨笨的,像飞不动的老鸭子。听了这话,老王很高兴,觉得这小子不愧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上三年级那年,夏天放暑假,妈妈带他千里迢迢来机场探亲。有一天,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战风雪,嘿,斗严寒,建设九连好家园。天寒地冻何所惧,百炼成钢不畏艰。我们用忠诚书写闪光的年华,我们用生命捍卫祖国的蓝天……”

铿锵有力、热烈奔放的《九连连歌》将我入睡梦中唤醒。梦中,那一排排低矮朴素的老营房,那面在凛冽寒风中猎猎招展的五星红旗,那一簇簇风吹日晒中傲然挺立的干枝梅,好似一枚枚盎然的乐符,又一次撩动我思恋的心扉。哦,九连,我魂牵梦萦的港湾!

1991年初冬,一纸鲜红的《入伍通知书》将我的人生轨迹与人民空军融合之后,便再也无法分开。我所驻守的地方位于戈壁深处,是军区空军最偏远的的一个边防雷达连,“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四季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是这里独有的风景。

由于连队驻于海拔2000余米的山巅,水资源十分匮乏。连队用水来自20多公里外一处山包下的那口“天井”。据老兵讲,很多年前,山包附近居住着一个牧民村落,他们依托地势,在山包下掘成一口深约20米的井。井不出水,却可聚水,顺势而下的雨水、雪水汇集于此,缓解了人畜饮洗衣做饭之需,虽不卫生,却是上天赐予的生命之水,因此命名“天井”。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最终未能挽留这个世代生息于此的牧民村落,却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九连官兵。牧民村落遗弃的这口“天井”,成为全连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为了开源节流,官兵以镐挖、绳吊、桶提等最原始的方式,将井底引深若干米,直至冒出汩汩的地下水。那天,手捧那甘美的戈壁清泉,官兵激动地抱头痛哭。但是,好景不长,稀缺的地下水源好似首不见尾的神龙,“显灵”次数少,隐匿时期长,因此,支撑连队用水之需的仍以雨水和雪水为主。全连最盛大事情,就是拎着桶、端着盆以及在胸前左一道右一道挂满军用水壶,跟随着庞大水罐的解放牌141卡车去“天井”取水了。

第一次取水的情景令我记忆犹新。那日,新兵下连没多久我刚从“三到八”(即凌晨三点至清晨八点)的战备岗位上换班,被老班长叫住:“你不是一直好奇连队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走,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到达“天井”后,连长第一个跳下拉水车,甩掉大衣,将一根小孩子胳膊粗的长绳的一头扎在腰上,另一头则系牢桶把,高高地撂了一声:“走!”撒手,笨重的水桶好似一名技艺娴熟的跳水运动员,带着“呜呜”的喘息,一头扎向井底。数秒钟之后,随着“咚”的一声巨响,连长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操着浓浓的湖南普通话说:“今天咱们运气蛮好!听声音,水量还不小嘛!”一边说,他一边将抓着绳子的右手腕猛地向下抖,继而,两手交替着将绳子往上拉,不多时,便见满满一桶散发着寒意的水从井口冒出头来。连长将“战利品”小心翼翼地倒入身旁的空桶里,继续重复着刚才的程序,不一会儿就拎上来七八桶。见连长已大汗淋漓,一边看得心痒的我说:“连长,让我来吧!”

连长看着我,笑着说:“你们城市兵没有干过这种技术活,要多体会!”而我却不以为然,心中暗想: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圈吗?有啥难的?于是,我将绳子一头绑住腰,一头系住桶把,学着连长的样子把桶撂下。水桶坠入井底,传

来“咚”的一声巨响,我连忙两手交替着将绳子往上拉。当水桶露头时,我顿时傻了眼,预想中的满满一桶水居然变成了小半桶。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脸一下子火烧火燎地蔓延到脖颈。

战友们并没有笑话我这个来自古城西安的新兵,而是争相给我讲解和示范动作要领。我一知半解地摸索着门道,终于提上来满满两大桶水,之后便精疲力竭地坐在石头上呼呼直喘。

拉水车满载而归,按比例分配给班排,余者则全部交由炊事班支配。官兵将分配到的水,集中存储于半人高的缸里,使用时统一以茶缸舀取,标准为:刷牙一杯,洗脸两杯。洗洗脸的水都不舍得当即倒掉,留着泡脚或者涂抹布用。尽管水质不纯——往往一桶水可沉淀小半桶泥沙;气味不鲜——水煮开后沸腾着牛羊粪便的气息;口感不爽——淡淡的咸味让人感觉是哪个粗心鬼误将盐巴当作白糖撒入了水中,但在官兵心中,滴水贵如油,一滴也舍不得浪费,洗头、洗澡更是奢侈的梦想。

与九连官兵朝夕相处3年之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取军校,离开了戈壁滩,水荒的日子一去不返。但是,直到今天,每当听到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我的心还会条件反射般的为之一紧。

前不久,复员多年的湘籍战友张才佳兴奋地来电道:“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回到朝思暮想的连队了,刚在澡堂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呢!”

我惊问:“连队有澡堂了?水从哪里来?”

张才佳告诉我,九连现在不仅和城市部队一样喝上了清甜爽口的自来水,而且使用上了太阳能,随时洗热水澡已不再是难事。“还有啊,官兵不仅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呢。连队成立了书法、美术、计算机、文学写作等多个兴趣小组,聘请专人辅导,小伙子们个个朝气蓬勃,学有所成,岗位建功的劲头儿跟咱们当年一个样!”

随着张才佳声情并茂的描述,我仿佛看到记忆深处那口“天井”正喷涌着甜甜的清泉,那泉水汩汩流淌,滋润着九连那片戈壁上的绿洲,也滋养着我这个老兵的心。

好容易要放下了,孩子又要走这条路。老王嘿嘿一笑说,凭他那小身板,够呛!就当体验一回招飞吧。但他的心里却又有着隐隐的期待。

谁知半年后,儿子出人意料地选上了飞行员。秋天,他去了东北的一所航空学院。

就在老王满50岁按规定要停飞的那段时间,儿子小王终于飞上了天。有个新闻干事写了篇报道,说他们父子二人比翼齐飞。老王捏着那张报纸,有些兴奋,又有点黯然神伤。那天儿子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每当自己训练时,总有一种感觉飞在自己前方的长机是爸爸驾驶的。老王叹了口气,我很快就要停飞了。电话那头,小王说,不,爸爸,在我心里,你不会退出航线,你永远在我前面……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阅兵,空军编队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划出美丽的五彩航线。在电视上也看到这一幕时,老王忍不住热泪盈眶。他盯着一架架战机昂扬而又灵活的英姿,在心里悄悄地说:儿子,我能猜出哪架飞机是你开的。

# 戈壁清泉

■赵刚

来“咚”的一声巨响,我连忙两手交替着将绳子往上拉。当水桶露头时,我顿时傻了眼,预想中的满满一桶水居然变成了小半桶。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脸一下子火烧火燎地蔓延到脖颈。

战友们并没有笑话我这个来自古城西安的新兵,而是争相给我讲解和示范动作要领。我一知半解地摸索着门道,终于提上来满满两大桶水,之后便精疲力竭地坐在石头上呼呼直喘。

拉水车满载而归,按比例分配给班排,余者则全部交由炊事班支配。官兵将分配到的水,集中存储于半人高的缸里,使用时统一以茶缸舀取,标准为:刷牙一杯,洗脸两杯。洗洗脸的水都不舍得当即倒掉,留着泡脚或者涂抹布用。尽管水质不纯——往往一桶水可沉淀小半桶泥沙;气味不鲜——水煮开后沸腾着牛羊粪便的气息;口感不爽——淡淡的咸味让人感觉是哪个粗心鬼误将盐巴当作白糖撒入了水中,但在官兵心中,滴水贵如油,一滴也舍不得浪费,洗头、洗澡更是奢侈的梦想。

与九连官兵朝夕相处3年之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取军校,离开了戈壁滩,水荒的日子一去不返。但是,直到今天,每当听到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我的心还会条件反射般的为之一紧。

前不久,复员多年的湘籍战友张才佳兴奋地来电道:“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回到朝思暮想的连队了,刚在澡堂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呢!”

我惊问:“连队有澡堂了?水从哪里来?”

张才佳告诉我,九连现在不仅和城市部队一样喝上了清甜爽口的自来水,而且使用上了太阳能,随时洗热水澡已不再是难事。“还有啊,官兵不仅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呢。连队成立了书法、美术、计算机、文学写作等多个兴趣小组,聘请专人辅导,小伙子们个个朝气蓬勃,学有所成,岗位建功的劲头儿跟咱们当年一个样!”

随着张才佳声情并茂的描述,我仿佛看到记忆深处那口“天井”正喷涌着甜甜的清泉,那泉水汩汩流淌,滋润着九连那片戈壁上的绿洲,也滋养着我这个老兵的心。



喜看长白添新峰(中国画)

赵明仁作

# 长征

第4671期

# 航线

■姚杜纯子

儿子说要去看飞行。妈妈不同意,说机场人多车多,飞机尾流大,小孩子去那儿不安全。儿子没再说啥。但飞行结束后,老王回到家,儿子也浑身是土地回来了。他悄悄告诉老王,自己偷偷跑到跑道延长线的小山头上看了半天飞行。飞机从头顶飞过,又吓人又过瘾。儿子说,爸,我能猜出哪架飞机是你开的。老王听了心里一热,抱起儿子亲了一口说:“好小子!”然后又冲他使了个眼色,小声说:“嘘,别让你妈妈听到。”

一晃许多个年头过去了,老王仍然在飞行。一天,妻子发来短信,说儿子想报名参加招飞。老王回信说,儿子大了,他想干啥就干啥吧。妻子是不愿意让儿子再当飞行员的,用她的话说,你在天上飞了这么多年,我的心也悬了这么多年,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头天晚上到福清,第二天上午就去玉融山走栈道。走到一个视野开阔处,顺着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放眼望去,绿树掩映,山峦叠翠,如水般明净的阳光笼罩着城市,如梦似幻,让人心生无限遐想。

这是我第一次到福清。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不是去走栈道的,也不是去欣赏城市建设的。走南闯北数十年,名山大川哪里都有,古刹新阁随处可见。但凡到一个城市,我都有一个期待,期待新的发现、新的见识、新的激动。

## 一

多少年来,有几个名字一直萦绕心头,读书的时候,写作的时候,这些名字总是在我的耳畔飞翔。特别是最近几年,我逐渐集中于英雄书写,每当提起笔,每当构思塑造一个人物,这些从未谋面的人物就会出现在眼前。

出现最多的那个人,名字叫林则徐,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政治家、军事家,更因为他是改革家。在闭关锁国的清朝,林则徐编译了《四洲志》,我揣摩他的雄心是编一部《地球传》,他要搞清楚我们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他要搞清楚我们中国到底是不是可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国的知识分子强调修齐治平,达则兼济天下,但是更多的人,心里有英雄追求,行为上做不到,只好“穷则独善其身”了。林则徐做到了,从力排众议禁烟,到忍辱负重戍边,到死都在考虑国家民族利益。也是这个人,发现了人才左宗棠,倾心提携并授以治疆大计,所以才有左氏在新疆长治久安的大业。

福清是林则徐的故乡。我感兴趣的是,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为什么独独在这块土地上生长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连续几天,我们走了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穿越尘埃的马刀

■东来

上好的利刃需用生命喂养  
路过的光阴,纵使它长满锈迹  
仍可见血封喉、削铁如泥  
穿越雾障,指向未来  
杨靖宇的马刀,见证了白山黑水的历史  
纵使默然不语,仍然风华绝代

尽管锈迹满身,外观老态,然  
刚劲的刀身锈而不折、折而不烂  
如江湖行走的至尊武者  
即使风烛残年,英雄之气犹在

这是勇士应有的风范  
国破之殇能奈我何  
不就是旷日持久的拼杀么  
折断了,再回炉锻造  
涅槃重生,不丢当年一腔血脉

我于深秋时节踏访那片树林  
在落叶如刀的风中  
再次领略白山黑水刺人的秋寒  
感受壮士西去的悲怆  
我常于战马嘶鸣的梦里醒来  
伸手触摸历史的天空  
总想化掌为刀,出击猎捕  
总想把什么凌空劈下  
让它见证我的锋利和气概

穿越尘埃,我是英雄的马刀  
我有责任告诉后人我的经历  
特别是风雪夜、刀披月光的寒气和  
顺着刀槽滚落的血滴  
此时,我目光冷峻,霜染面颊

英雄用刀挑破夜幕,为是驱逐黑暗  
刀是英雄,英雄是刀  
历史忘不了是谁打破了血色太阳  
让东洋刀退出历史舞台

看着博物馆陈列的马刀  
总觉得热血撞击胸膛,心潮似海

靖宇英雄啊,您的马刀现在在我手  
血犹未冷,刀依然在,只要祖国需要  
您的精神与刀锋一齐出鞘  
扫落天地旷日持久的尘埃

## 不朽的狂草

■桂柏

在双清别墅排排案几上  
整齐地陈列着毛笔行草一张张  
那是发往战场的命令、播向世界的通讯  
那是揭露敌人的檄文、服务人民的政章  
可敬新中国的缔造者  
亲笔手书一行行

那亲笔一行行啊  
是门门炮,是杆杆枪  
把强虏摧得灰飞烟灭  
那亲笔一行行啊  
是风剪刀,是云扫帚  
将剥削、压迫尽驱除  
那亲笔一行行啊  
是甘霖雨,是朝霞光  
带劳动的工农大众奔康庄  
那亲笔一行行啊  
是擎星柱,是拱厦梁  
聚洪流重塑共和  
振华夏再兴八方

细忖度,那亲笔一行行  
何以运转天地、舞动乾坤  
因了少小嗜不平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立志搏苍龙,为民消炎凉  
追千年故国史  
探炎黄尧舜及秦王  
破万卷前贤书  
究汉武唐宗又康梁  
鉴诸城之变闻  
鉴人类先进之思想

察底层之呐喊  
谱神州落后之状况  
唤群贤士举正义业  
前夕后继掀起瀚海磅礴浪

呵!珍贵的亲笔,不朽的手稿  
字字千钧,气贯长虹

